



聊斋志异

〔清〕蒲松龄 著

侯海博 主编

下



聊齋志異

无障礙閱讀精编版

下

〔清〕蒲松齡

著

候海博 主編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北京







胡四娘

程孝思，剑南（唐置剑南道，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）人。少惠能文。父母俱早丧，家赤贫，无衣食业，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。胡公试使文，大悦之，曰：“此不长贫，可妻也。”银台有三子四女，皆褊中论亲于大家；止有少女四娘，孽出（庶出；妾生），母早亡，笄年未字（年已及笄，尚未许人），遂赘程（招程孝思为赘婿）。或非笑之，以为昏髦（hūn máo，年老神志不清）之乱命，而公弗之顾也。除馆馆生（整理馆舍，让程生居住），供备丰隆。群公子鄙不与同食，婢仆咸擲揄焉。生默默不较短长，研读甚苦。众从旁厌讥之，程读弗辍；群又以鸣钲鞀聒（鸣钲：犹言敲锣。鞀聒：像金属制打击乐器的洪亮声似的吵闹）其侧，程携卷去，读于闺中。

初，四娘之未字也，有神巫知人贵贱，遍观之，都无谀词；惟四娘至，乃曰：“此真贵人也！”及赘程，诸姊妹皆呼之“贵人”以嘲笑之；而四娘端重寡言，若罔闻之。渐至婢媼，亦率相呼。四娘有婢名桂儿，意颇不平，大言曰：“何知吾家郎君，便不作贵官耶？”二姊闻而嗤之曰：“程郎如作贵官，当抉（捻掉）我眸子去！”桂儿怒而言曰：“到尔时，恐不舍得眸子也！”二姊婢春香曰：“二娘食言，我以两睛代之。”桂儿益恚，击掌为誓曰：“管教两丁盲也！”二姊忿其语侵，立批（手击；打耳光）之。桂儿号咷。夫人闻知，即亦无所可否，但微哂焉。桂儿噪诉四娘；四娘方绩（捻麻线），不怒亦不言，绩自若。会公初度（生日），诸婿皆至，寿仪充庭。大妇嘲四娘曰：“汝家祝仪何物？”二妇曰：“两肩荷一口（意谓只送来一张嘴。讽刺其贫穷不送寿礼而白吃白喝）！”四娘坦然，殊无惭怍。人见其事事类痴，愈益狎（轻侮）之。独有公爱妾李氏，三姊所自出也，恒

礼重四娘，往往相顾恤。每谓三娘曰：“四娘内慧外朴，聪明浑而不露，诸婢子皆在其包罗中，而不自知。况程郎昼夜攻苦，夫岂久为人下者？汝勿效尤，宜善之，他日好相见也。”故三娘每归宁，辄加意相欢。

是年，程以公力，得入邑庠（县学）。明年，学使科试士，而公适薨（hōng，指诸侯或二品以上官员死，叫“薨”，后来则用以恭维有地位的官员之死），程缙（着重孝服。缙，cuī）哀如子，未得与试。既离苦块（指居丧期满），四娘赠以金，使趋入遗才籍（清代科举制度，生员因故未参加科试者，在科考完毕后可集中在省城举行一次补考。这种考试叫“录科”，也称“遗才”试）。嘱曰：“曩久居，所不被呵逐者，徒以有老父在；今万分不可矣！倘能吐气，庶回时尚有家耳。”临别，李氏、三娘赂遗优厚。程入闱，砥志研思，以求必售。无何，放榜，竟被黜。愿乖气结，难于旋里，幸囊资小泰（稍稍宽裕），携卷入都。时妻党（妻室的亲族）多任京秩（做京官），恐见消汕，乃易旧名，诡托里居，求潜身于大人之门。东海李兰台（御史。东汉时称御史台为兰台）见而器之，收诸幕中，资以膏火（灯火；代指求学的费用），为之纳贡，使应顺天举；连战皆捷，授庶吉士（官名，清代于翰林院设庶常馆，进士殿试后，朝考前列者得选用为庶吉士。三年后再经考试，根据成绩另授官职）。自乃实言其故。李公假千金，先使纪纲赴剑南，为之治第。时胡大郎以父亡空匮，货其沃墅，因购焉。既成，然后贷舆马，往迎四娘。

先是，程擢第后，有邮报者，举宅皆恶闻之；又审其名字不符，叱去之。适三郎完婚，戚眷登堂为饌（nuǎn，旧时女儿嫁后三日，母家馈送食物），姊妹诸姑咸在，惟四娘不见招于兄嫂。忽一人驰入，呈

程寄四娘函信；兄弟发视，相顾失色。筵中诸眷客，始请见四娘。姊妹惴惴，惟恐四娘衔恨不至。无何，翩然竟来。申贺者，捉坐者，寒暄者，喧杂满屋。耳有听，听四娘；目有视，视四娘；口有道，道四娘也；而四娘凝重如故。众见其靡所短长（无所计较），稍就安帖，于是争把盏酌四娘。方宴笑间，门外啼号甚急，群致怪问。俄见春香奔入，面血沾染。共诘之，哭不能对。二娘呵之，始泣曰：“桂儿逼索眼睛，非解脱，几抉去矣！”二娘大惭，汗粉交下。四娘漠然；合坐寂无一语，各始告别。四娘盛妆，独拜李夫人及三姊，出门登车而去。众始知买墅者，即程也。四娘初至墅，什物多阙。夫人及诸郎各以婢仆、器具相赠遗，四娘一无所受；惟李夫人赠一婢，受之。

居无何，程假归展墓（扫墓），车马扈从如云。诣岳家，礼公柩，次参李夫人。诸郎衣冠既竟，已升舆矣。胡公歿，群公子日竞资财，柩之弗顾。数年，灵寝（寄放灵柩的内堂。古时往往停柩屋内，择吉待葬）漏败，渐将以华屋作山丘（意谓临时寄放灵柩的内堂，将毁败成为埋葬灵柩的荒丘）矣。程睹之悲，竟不谋于诸郎，刻期营葬，事事尽礼。殡日，冠盖相属，里中咸嘉叹焉。

程十馀年历秩清显（历任清要显达的官位），凡遇乡党厄急，罔不极力。二郎适以人命被逮，直指巡方者（受命为巡按御史的一位官员），为程同谱，风规（执法）甚烈。大郎浼（měi，恳托）妇翁王观察（官名，观察使）函致之，殊无裁答（指回信），益惧。欲往求妹，而自觉无颜，乃持李夫人手书往。至都，不敢遽进，覲程入朝，而后诣之。冀四娘念手足之义，而忘睚眦之嫌。阍人（守门人。阍，hūn）既通，即有旧媼出，导入厅事，具酒馔，亦颇草草。食毕，四娘出，颜温霁（喻脸色温和），问：“大哥人事大忙，万里何暇枉顾？”大

郎五体投地，泣述所来。四娘扶而笑曰：“大哥好男子，此何大事，直复尔尔？妹子一女流，几曾见呜呜向人？”大郎乃出李夫人书。四娘曰：“诸兄家娘子，都是天人，各求父兄，即可了矣，何至奔波到此？”大郎无词，但顾哀之。四娘作色曰：“我以为跋涉来省妹子，乃以大讼求贵人耶！”拂袖径入。大郎惭愧而出。归家详述，大小无不诟詈（辱骂）；李夫人亦谓其忍。逾数日，二郎释放宁家，众大喜，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谤也。俄而四娘遣价（jiè，送信、传话的仆人）候李夫人。唤入，仆陈金币，言：“夫人为二舅事，遣发甚急，未遑字覆。聊寄微仪，以代函信。”众始知二郎之归，乃程力也。后三家渐贫，程施报逾于常格。又以李夫人无子，迎养若母焉。

僧 术

黄生，故家子。才情颇贍（富足，富），夙志高骞（一向志在高飞，喻指飞黄腾达。骞，qiān，飞）。村外兰若，有居僧某，素与分（情分）深。既而僧云游，去十馀年复归。见黄，叹曰：“谓君腾达已久，今尚白紵（细而洁白的夏布。紵，zhù）耶？想福命固薄耳。请为君贿冥中主者（指所谓阴世主持福祿之神。冥中，指阴世）。能置十千否？”答言：“不能。”僧曰：“请勉办其半，余当代假之。三日为约。”黄诺之，竭力典质如数。

三日，僧果以五千米付黄。黄家旧有汲水井，深不竭，云通河海。僧命束置井边，戒曰：“约我到寺，即推堕井中。候半炊时，有一钱泛起，当拜之。”乃去。黄不解何术，转念效否未定，而十千可惜。乃匿其九，而以一千投之。少间，巨泡突起，铿然而破，即有

一钱浮出，大如车轮。黄大骇。既拜，又取四千投焉。落下，击触有声，为大钱所隔，不得沉。日暮，僧至，譙让（同“诮让”，责备）之曰：“胡不尽投？”黄云：“已尽投矣。”僧曰：“冥（暗中）中使者止将（持，拿）一千去，何乃妄言？”黄实告之，僧叹曰：“鄙吝者必非大器。此子之命合以明经（明清时代对贡生的敬称）终；不然，甲科（明清时代指进士）立致矣。”黄大悔，求再禳（ráng，祈祷、祈求神鬼）之。僧固辞而去。黄视井中钱犹浮，以绁（gěng，井绳）钓上，大钱乃沉。是岁，黄以副榜准贡（即副贡），卒如僧言。

异史氏曰：“岂冥中亦开捐纳（封建时代政府准许士民以捐资纳粟得官之法，按例纳款为监生）之科耶？十千而得一第（一次及第。此指甲科及第），直（同“值”）亦廉矣。然一千准贡，犹昂贵耳。明经不第，何值一钱！”

柳 生

周生，顺天宦裔（顺天府官宦人家的后代）也。与柳生善。柳得异人之传，精袁许之术（谓相人之术）。尝谓周曰：“子功名无分，万锺（极言资财之多。锺，古容量单位）之资，尚可以人谋。然尊阃（对别人妻子的尊称，即尊夫人）薄相，恐不能佐君成业。”未几，妇果亡。家室萧条，不可聊赖。因诣柳，将以卜姻。入客舍，坐良久，柳归内不出。呼之再三，始方出，曰：“我日为君物色佳偶，今始得之。适在内作小术，求月老系赤绳耳。”周喜，问之。答曰：“甫有一人携囊出，遇之否？”曰：“遇之。褴褛若丐。”曰：“此君岳翁，宜敬礼之。”周曰：“缘相交好，遂谋隐密，何相戏之甚也！仆即式微

（家世衰落），犹是世裔，何至下昏于市儂（降低身分与商人的女儿成亲。昏，古“婚”字。市儂，此泛指商贩）？”柳曰：“不然。犁牛尚有子（见于《论语》，意思是说，耕牛所生之子如果能够得上作牺牲的条件，山川之神也一定会享用，不会拒绝。这里借以说明虽其人低贱，其子却不一定不好），何害？”周问：“曾见其女耶？”答曰：“未也。我素与无旧，姓名亦问讯知之。”周笑曰：“尚未知犁牛，何知其子？”柳曰：“我以数（命数，运数）信之。其人凶而贱，然当生厚福之女。但强合之必有大厄，容复禳之。”周既归，未肯以其言为信，诸方觅之，迄无一成。

一日，柳生忽至，曰：“有一客，我已代折简（代为邀请。折简，书信，此指请帖）矣。”问：“为谁？”曰：“且勿问，宜速作黍（备酒饭）。”周不谕其故，如命治具。俄客至，盖傅姓营卒（指驻防京城的营兵）也。心内不合，阳浮道与之（表面上虚与应付）；而柳生承应甚恭。少间，酒肴既陈，杂恶草具进。柳起告客：“公子向慕已久，每托某代访，曩夕始得晤。又闻不日远征，立刻相邀，可谓仓卒主人（仓促之间作主人。意谓不及措办美食）矣。”饮间，傅忧马病，不可骑。柳亦俯首为之筹思。既而客去，柳让（责备）周曰：“千金不能买此友，何乃视之漠漠？”借马骑归，因假命周，登门持赠傅。周既知，稍稍不快，已无如何。过岁，将如（往，到）江西，投臬司幕。诣柳问卜。柳言：“大吉！”周笑曰：“我意无他，但薄有所猎（谓稍微得到一些钱财），当购佳妇，几幸前言之不验也，能否？”柳云：“并如君愿。”及至江西，值大寇叛乱，三年不得归。后稍平，选日遵路（循路而行），中途为土寇所掠，同难人七八位，皆劫其金资，释令去；惟周被掳至巢。盗首诘其家世，因曰：“我有息女（女

儿），欲奉箕帚（供洒扫之役，作人妻室的谦词），当即无辞。”周不答。盗怒，立命梟斩。周惧，思不如暂从其请，因从容而弃之。遂告曰：“小生所以踟蹰者，以文弱不能从戎，恐益为丈人累耳。如使夫妇得相将俱去，恩莫厚焉。”盗曰：“我方忧女子累人，此何不可从也。”引入内，妆女出见，年可十八九，盖天人也。当夕合卺（成婚），深过所望。细审姓氏，乃知其父，即当年荷囊人也。因述柳言，为之感叹。

过三四日，将送之行，忽大军掩至，全家皆就执缚。有将官三员监视，已将妇翁斩讫，寻次及周。周自分已无生理。一员审视曰：“此非周某耶？”盖傅卒已军功授副将军矣。谓僚曰：“此吾乡世名家士，安得为贼。”解其缚，问所从来。周诡曰：“适从江皋娶妇而归，不意途陷盗窟，幸蒙拯救，德戴二天（感谢再生之恩）！但室人离散，求借洪威，更赐瓦全。”傅命列诸俘，令其自认，得之。饷以酒食，助以资斧，曰：“曩受解骖之惠（此指周生赠马救其困急之事），旦夕不忘。但抢攘间，不遑修礼，请以马二匹、金五十两，助君北旋（北归。旋，回归）。”又遣二骑持信矢（作为凭证的令箭）护送之。途中，女告周曰：“痴父不听忠告，母氏死之。知有今日久矣。所以偷生旦暮者，以少时曾为相者所许，冀他日能收亲骨耳。某所窖藏巨金，可以发赎父骨；余者携归，尚足谋生产。”嘱骑者候于路，两人至旧处，庐舍已烬，于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许，果得金；尽装入囊（tuó，口袋），乃返。以百金赂骑者，使瘞（yì，掩埋，埋葬）翁尸；又引拜母冢，始行。至直隶（清置行政区，辖境略与今河北省相当）界，厚赐骑者而去。

周久不归，家人谓其已死，恣意侵冒，粟帛器具，荡无存者。

闻主人归，大惧，哄然尽逃；只有一姬、一婢、一老奴在焉。周以出死得生，不复追问。及访柳，则不知所适矣。女持家逾于男子，择醇笃者授以资本，而均其息。每诸商会计于檐下，女垂帘听之；盘（算盘）中误下一珠，辄指其讹。内外无敢欺。数年，伙商盈百，家数十巨万矣。乃遣人移亲骨，厚葬之。

异史氏曰：“月老可以贿嘱，无怪媒妁之同于牙侩（即牙人。集市上为买卖双方说合成交，从中赚取佣金的经纪人）矣。乃盗也而有是女耶？培塿（小土丘）无松柏，此鄙人之论耳。妇人女子犹失之，况以相天下士哉！”

甄 后

洛城（指洛阳，即今河南省洛阳市）刘仲堪，少钝而淫于典籍（沉湎于古代典籍。淫，沉浸，沉湎），恒杜门攻苦，不与世通。一日，方读，忽闻异香满室；少间，珮声甚繁。惊顾之，有美人入，簪珥（泛指首饰。簪，插定发髻的长针。珥，耳饰）光采；从者皆宫妆。刘惊伏地下。美人扶之曰：“子何前倨而后恭也？”刘益惶恐，曰：“何处天仙，未曾拜识。前此几时有侮？”美人笑曰：“相别几何，遂尔梦梦（就这样糊涂起来）！危坐磨砖者，非子耶？”乃展锦荐（锦绣坐垫），设瑶浆，捉坐对饮，与论古今事，博洽非常。刘茫茫不知所对。美人曰：“我止赴瑶池一回宴耳；子历几生，聪明顿尽矣！”遂命侍者，以汤沃水晶膏进之。刘受饮讫，忽觉心神澄沏。既而嘿黑（黄昏过后），从者尽去，息烛解襦，曲尽欢好。未曙，诸姬已复集。美人起，妆容如故，鬓发修整，不再理也。刘依依苦诘姓字，答曰：

“告郎不妨，恐益君疑耳。妾，甄氏〔甄宓，中山无极（今河北无极县）人，建安中为袁绍中子熙妻，曹操平冀州，改嫁曹丕〕；君，公幹后身。当日以妾故罹罪，心实不忍，今日之会，亦聊以报情痴也。”问：“魏文（魏文帝曹丕）安在？”曰：“丕，不过贼父之庸子耳。妾偶从游嬉富贵者数载，过即不复置念。彼曩以阿瞞（曹操小字）故，久滞幽冥，今未闻知。反是陈思为帝典籍（曹植为天帝掌管典籍。陈思，指曹植），时一见之。”旋见龙舆（帝后所乘之车）止于庭中。乃以玉脂合赠刘，作别登车，云推而去。

刘自是文思大进。然追念美人，凝思若痴。历数月，渐近羸殆（消瘦不堪）。母不知其故，忧之。家一老姬，忽谓刘曰：“郎君意颇有思否？”刘以言隐中情（所言暗合自己思恋之情），告之。姬曰：“郎试作尺一书（即书信），我能邮致之。”刘惊喜曰：“子有异术，向日昧于物色（过去未曾发现其才而加以访求）。果能之，不敢忘也。”乃折柬为函，付姬便去。半夜而返曰：“幸不误事。初至门，门者以我为妖，欲加缚繫。我遂出郎君书，乃将去。少顷唤入，夫人亦欷歔，自言不能复会。便欲裁答。我言：‘郎君羸惫（病弱疲惫），非一字所能瘳（chōu，病愈，痊愈）。’夫人沉思久，乃释笔云：‘烦先报刘郎，当即送一佳妇去。’濒行，又嘱：‘适所言，乃百年计；但无泄，便可永久矣。’”刘喜，伺之。明日，果一老姥率女郎，诣母所，容色绝世，自言陈氏；女其所出，名司香，愿求作妇。母爱之，议聘；更不索资，坐待成礼而去。惟刘心知其异，阴问女：“系夫人何人？”答云：“妾铜雀故妓也。”刘疑为鬼。女曰：“非也。妾与夫人俱隶仙籍，偶以罪过谪人间。夫人已复旧位；妾谪限未满，夫人请之天曹（道家所称天上的官府），暂使给役，去留皆在夫人，

故得长侍床箒（zé，竹编床席，此处泛指床）耳。”一日，有瞽媪（瞎的，盲人；媪，对老年妇女的敬称。瞽，gǔ）牵黄犬丐食其家，拍板俚歌。女出窥，立未定，犬断索咋女。女骇走，罗衿断。刘急以杖击犬。犬犹怒，斡断幅，顷刻碎如麻，嚼吞之。瞽媪捉领毛，缚以去。刘入视女，惊颜未定，曰：“卿仙人，何乃畏犬？”女曰：“君自不知：犬乃老瞽所化，盖怒妾不守分香戒（即守节之戒）也。”刘欲买犬杖毙。女不可，曰：“上帝所罚，何得擅诛？”

居二年，见者皆惊其艳，而审所从来，殊恍惚，于是共疑为妖。母诘刘，刘亦微道其异。母大惧，戒使绝之。刘不听。母阴觅术士来，作法于庭。方规地为坛（划地筑坛。坛，高出地面的土台，此指法坛），女惨然曰：“本期白首；今老母见疑，分义（夫妻的情义）绝矣。要我去，亦复非难，但恐非禁咒可遣耳！”乃束薪爇（ruò，点燃，烧）火，抛阶下。瞬息烟蔽房屋，对面相失。忽有声震如雷。已而烟灭，见术士七窍流血死矣。入室，女已渺。呼姬问之，姬亦不知所去。刘始告母：“姬盖狐也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始于袁，终于曹，而后注意（即属意，情意归向）于公幹，仙人不应若是。然平心而论：奸瞽之篡子（指曹操的儿子曹丕），何必有贞妇哉？犬睹故妓，应大悟分香卖履（曹操《遗令》有云“余香可分与诸夫人，诸舍中无所为，学作履组卖也。”）之痴，固犹然妒之耶？呜呼！奸雄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已！”

宦 娘

温如春，秦（古地区名，指今陕西省中部一带地区）之世家也。

少癖嗜琴，虽逆旅未尝暂舍。客晋，经由古寺，系马门外，暂憩止。入则有布衲道人，趺坐（“跏趺坐”的略称，即打坐，双足交迭而坐。趺，fú）廊间，筇杖（竹杖。筇竹可做杖，因称杖为“筇”。筇，qióng）倚壁，花布囊琴。温触所好，因问：“亦善此也？”道人云：“顾不能工（精通），愿就善者学之耳。”遂脱囊授温，视之，纹理佳妙，略一勾拨，清越异常。喜为抚一短曲。道人微笑，似未许可（赞许认可），温乃竭尽所长。道人哂曰：“亦佳，亦佳！但未足为贫道师也。”温以其言夸，转请之。道人接置膝上，裁拨动，觉和风自来；又顷之，百鸟群集，庭树为满。温惊极，拜请受业。道人三复之。温侧耳倾心，稍稍会其节奏。道人试使弹，点正疏节（指点纠正不合节奏之处），曰：“此尘间已无对矣。”温由是精心刻画（此指严格按其节奏练琴），遂称绝技。

后归程，离家数十里，日已暮，暴雨莫可投止。路旁有小村，趋之。不遑审择，见一门，匆匆遽入。登其堂，阒（qù，寂静）无人。俄一女郎出，年十七八，貌类神仙。举首见客，惊而走入。温时未偶，系情殊深。俄一老姬出问客。温道姓名，兼求寄宿。姬言：“宿当不妨，但少床榻；不嫌屈体，便可藉藁（用草铺地代床。藉，垫。藁，gǎo，干草）。”少旋，以烛来，展草铺地，意良殷。问其姓氏，答云：“赵姓。”又问：“女郎何人？”曰：“此宦娘，老身之犹子也。”温曰：“不揣寒陋，欲求援系（攀附高门，结为姻亲），如何？”姬颦蹙曰：“此即不敢应命。”温诘其故，但云难言，怅然遂罢。姬既去，温视藉草腐湿，不堪卧处，因危坐鼓琴，以消永夜。雨既歇，冒夜遂归。

邑有林下部郎（退隐家居的部郎。林下，古时做官退休叫归林）葛

公，喜文士。温偶诣之，受命弹琴。帘内隐约有眷客窥听，忽风动帘开，见一及笄人，丽绝一世。盖公有一女，小字良工，善词赋，有艳名。温心动，归与母言，媒通之；而葛以温势式微（指事物衰落、衰微），不许。然女自闻琴以后，心窃倾慕，每冀再聆雅奏；而温以姻事不谐，志乖意沮（愿望不遂，心情沮丧。乖，违），绝迹于葛氏之门矣。一日，女于园中，拾得旧笺一折，上书《惜馀春》词云：“因恨成痴，转思作想，日日为情颠倒。海棠带醉，杨柳伤春，同是一般怀抱。甚得新愁旧愁，划尽还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别离，只在奈何天里，度将昏晓。今日个蹙损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弃已拚弃了！芳衾妒梦，玉漏惊魂，要睡何能睡好？漫说长宵似年，依视一年，比更犹少：过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！”女吟咏数四，心悦好之。怀归，出锦笺，庄书一通（端端正正地书写了一遍），置案间；逾时索之，不可得，窃意为风飘去。适葛经闺门过，拾之；谓良工作，恶其词荡（词意放荡。荡，淫荡），火之而未忍言，欲急醮之（把她嫁出去。醮，嫁）。临邑刘方伯（古时诸侯一方之长称方伯。明清时也称布政使为方伯）之公子，适来问名（古婚礼六礼之一，指求婚），心善之，而犹欲一睹其人。公子盛服而至，仪容秀美。葛大悦，款延（热诚接待）优渥。既而告别，坐下遗女舄一钩（古代一种复底鞋。一钩，犹言一只；因女鞋尖弯，故曰“钩”。舄，xì）。心顿恶其儇薄（轻薄。儇，xuān），因呼媒而告以故。公子亟辩其诬，葛弗听，卒绝之。

先是，葛有绿菊种，吝不传，良工以植闺中。温庭菊忽有一二株化为绿，同人闻之，辄造庐观赏；温亦宝之。凌晨趋视，于畦畔得笺写《惜馀春》词，反覆披读，不知其所自至。以“春”为己名，益惑之，即案头细加丹黄（详细地加上一些批语。丹黄，红色和黄色，古